



# 原來， 他一直記得當年那個實習醫師

攝影 / 盧秀禎

文 / 耳鼻喉部 醫師 王堂權

「先生，最近口水裡有沒有血絲？」  
「來！我檢查一下脖子。」熟練的說著制式化的對白，在鼻咽內視鏡室，我面對一個又一個前來檢查的頭頸部腫瘤患者。

有時候自嘲治療癌症好像是一個終身保固的事業，靠的是持續不間斷的售後服務！每當有新病人開始了他們的抗癌戰役，手術、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會為他們鋪好看似最恰當的道路，但是對病患而言，面對癌症的勇氣其實只是第一步而已，當現存的腫瘤被一連串的治療殲滅之後，惡夢才真正降臨。

憂心癌症復發的情緒會日以繼夜的糾纏著他們，讓他們不得安寧，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導致失眠，惶恐地一一檢視自己有沒有腫瘤復發可能出現的症狀。然而，對於死別已司空見慣的我們，早就對這些劇本了然於

胸，甚至在治療的副作用出現之前，便能像先知一般的預見了未來。漸漸地，經驗的累積使我們變得武斷，照本宣科也成為例行公事，在一張張憂懼的面孔之前，我們可以不假思索的做完一天的工作。

可是，今天非比尋常……。

「先生，我的口水裡最近……」「醫師，我跟你說一個秘密，我覺得現在的社會……」，沒等我說完制式化例句，他便搶著說起他的故事。我不以為意，這顯然又是一個長期追蹤的老病患，我們會詢問的症狀，他早已倒背如流。因此，我依然繼續執行標準動作，擦拭著內視鏡的鏡頭。

他是主任的鼻咽癌患者，腫瘤根除已經很多年了，沒有復發的跡象，因此總要隔好一陣子才會回到耳鼻喉科門診來追蹤。我只覺得他的名字似曾相識。

我熟練的完成了檢查，他似乎也很泰然自若，這些流程對他來說，應該是再熟悉不過的。「還在念書嗎？應該還沒就業吧？」我隨口問了問。「醫師，我唸○○大學○○系，這個系倒也不是真的多好啦，只是我對自己很驕傲，學測只花了3個月的時間準備。」我沒有任何含意的微微笑了笑。「醫師，這不是我臭屁啦！當然你們醫師成績都很好。」我再度笑了笑，搖搖頭。「我生過不少病，也認識了一些醫師，跟你說喔，有一個醫師很優秀，他叫做王堂權！」我愣了一下，抬頭睜大眼睛看著他，這是自從我退伍後已經逐漸遺忘的注目禮。我終於開口了：「這個醫師就是我啊！」他很驚訝的回看我一眼，並且說：「實習醫師！你變胖了喔，害我認不出來。」

瞬間，我跌進了回憶的漩渦裡。其實，他的故事，我一直沒有忘記。

那一年的夏天，我還是大醫院的小實習醫師，在精神科傾聽了許多患者的人生。他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國中時發病，因為病情嚴重，被強制就醫，在急性病房跟許多患者一樣接受集中管理。我遇到他的時候，他已經被安排到日間病房，已經認知自己的疾病，正在為了回歸我們這個「複雜」的社會而努力學習著。

印象中的他是個很有「精神」的青年，往往會迫不及待的跟你分享自己對世界的觀感與生活經驗，對我十分坦然，全無戒心。傾聽病人的想法是面對精神病患最基本的

先決條件，在這裡，門裡門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，外面「精神正常」的人，看似親近卻鮮少能夠與你分享心裡的想法；而裡面「精神異常」的人，縱使思緒難以自我掌控，卻往往能夠更直接的表達自己的需求與希望。

除了訴說自己的故事，他更想積極的面對人生。他說：「我知道自己得了病，需要吃這些藥來長期控制，腦子或許沒有辦法像其他人一樣靈活，但縱使沒有辦法像當醫師的親戚那樣優秀，我還是想繼續求學。」因此，他永遠抱著一本教科書，只要有空，就坐在桌子的一角，寫著他的數學題目，標記所有不會的地方，趁我有空的時候來請教，就這樣一直到精神科實習結束。

時光荏苒，似乎許多曾經交心的人都成了過客，再怎麼印象深刻的故事終究會成為過去，就連當年那個認真傾聽病患想法的實習醫師，也已經被我漸漸遺忘了。但，那個從谷底奮力往上爬的精神病患，卻一直記得，並且心存感謝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不知道應該怎麼面對他，不知道該不該拿掉那始終如一的表情與制式對白。單純的傾聽病人訴說，看似簡單，卻已在不知不覺間離我如此遙遠。

他離去時，我對他說了一聲：「謝謝你！」除了謝謝他依舊記得我之外，更謝謝他再度將我從白色巨塔的「門裡」拉了出來！🙏